

# 元好问对“杏花”意象的“占有”

刘红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系,北京 102488)

**摘要:**元好问在大量的创作中赋予了“杏花”丰富的象征意义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元好问来说,杏花是枝头上的美景,“杏园”是逃离现实的理想之境,“铜瓶杏花”是晚年生活的陪伴之物。这三层内涵的转变需结合诗人的人生经历方可有所体会。“杏花”意象在承载诗人感情的同时,诗人也实现了对于“杏花”意象的占有。

**关键词:**元好问;杏花;意象;占有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91(2021)01-0015-06

对于元好问喜作杏花之诗一事,研究者早已有所关注。清朝施国祁于《荆棘中杏花》一首有注曰:“先生于此花题咏最多”<sup>[1]</sup>,并在后俱列关于杏花之诗;在对杏花意象的发展中,也提出元好问是杏花意象形成与扩展的集大成者。这些成果都只是注意到元好问尤喜杏花这一现象,但元好问在杏花中倾注的感情是随着自身经历的变化而发展的,结合其人生经历的变化方可有所体会。对这一发展的历程至今还缺少论述,所以本文意在于此。

笔者以元好问关于杏花的诗作为研究对象,以金亡和晚年五十岁时归家作为两个时间节点,将这些诗作为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文本精读与分析。结合每个阶段诗人的人生经历,分别论述这三个时期杏花在元遗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说明元好问对于“杏花”意象的塑造与占有。

## 1 写自然之景:枝头之花

《续夷坚志》卷三中有这样一则故事,《陵川瑞花》记“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县学烧灯,有以杏棣堂枯枝为剪采花者。灯罢,家僮乞之,供于县署佛屋中。四月上七日,先夫人焚诵之,乃见杏棠皆作花,真贗相见。先人会宾示之,以为文字之祥,为

赋《瑞花诗》。予年始十五矣”<sup>[2]</sup>。《续夷坚志》是元好问晚年所作,序中说此书“所记皆中原陆沉时事,耳闻目见,纤细毕书”<sup>[2]</sup>。可见元好问在年少之时便见过此等杏花祥瑞之事,或许这也是他对于杏花有着特殊感情的渊源之一。

元好问对杏花的偏爱可谓随处可见。他自己曾说一生的心事尽在杏花诗中。他的诗集中以“杏花”或“某地杏花”或“某年杏花”为题目的就有二十七首之多,在内容中涉及到杏花的则多达四十首。杏花对于元好问来说似乎是一挚友,每到一地便去拜访,而且每次感受都不尽相同。其次,元好问还对杏花从苞蕾到绽放的每一个阶段都作了细致的描绘。“未开何所似,乳儿粉妆深绛唇。能啼能笑痴复颦,尽出百子元非真”<sup>[3]613</sup>。说杏花未开之时像乳儿,但这乳儿十分貌美,化粉妆,着朱唇。“半开何所似,里中处女东家邻。阳和入骨春思动,欲语不语时轻颦”<sup>[3]613</sup>。将半开的杏花比喻为动了春思的邻家小女,欲语不语却时而轻皱眉头,便将这杏花撩人的姿态一览无遗了。此外,元还在注释中多次表明自己喜爱杏花的心迹,比如《赋瓶中杂花七首》题下自注曰“予绝爱未开杏花,故末篇自戏”<sup>[3]864</sup>。

收稿日期:2020-10-08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项目(2020-KY-067)

作者简介:刘红艳,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杏花杂诗十三首》是元好问早期创作的关于杏花的组诗,这组诗从不同角度来描写杏花,有写杏花姿态的,如其一:

杏花墙外一枝横,半面宫妆出晓晴。

看尽春风不回首,宝儿元自太憨生。<sup>[3]497</sup>

这首诗用典故和拟人的手法。前两句拟人,写一枝杏花伸出墙外,这姿态宛如在晴空中化着宫妆的美女。后两句用典,用司花女宝儿的典故,宝儿是隋炀帝宠爱的宫女,以轻盈但多憨态著称,炀帝便命人写诗来描写宝儿这一形态,此处便是用将杏花与宝儿作比以说明姿态之美。

还有写杏花盛开的繁茂之态,如“露浥清华粉自添,隔溪遥见玉帘苫。眼看桃李飘零尽,更拣繁枝插帽檐”<sup>[3]497</sup>。将繁茂的杏花比喻为一扇玉帘,露水作为其点缀之笔,可见其繁茂美丽之态。第二联中插帽檐这一动作又将写诗之人对杏花的喜爱之情跃然纸上了。

一组诗层层推进,有写杏花的姿态,那在这如此美丽的杏花景色面前,观赏之人又是怎样的感受呢?且看下面这首:

红妆翠盖惜风流,春动香生不自由。

莫向云斋厌闲冷,小诗供作锦缠头。<sup>[3]497</sup>

韩偓于该诗后注曰“嚙三清之瑞露,春动七情;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sup>[3]501</sup>。说春天这景色将人的很多感官调动了起来。用在此处便是说明观赏之人看到这美丽的杏花,身体的感官便被调动起来了。再来看这首诗,“红妆”两句是说由于杏花的色香味美,使得诗人情不自禁便被吸引过去了。三四句诗人便向杏花表露心迹,杏花你不要嫌弃我这书斋寂寥寒酸,我将为你作诗一首作为锦缠头赠送与你。

这组诗从杏花那娇痴的姿态开始写起,元好问用拟人、用典等方法来描写杏花,表现了诗人对于杏花之态的欣赏与喜爱,以至于忍不住作诗以赠,将这美景写入诗中无疑是保存美景的一种方式。

此外,元好问在金亡之前还有一些描写杏花的诗,有在路途中所见的杏花,如《梁县道中》说“也是杏花无意况,一枝临水卧残红”<sup>[3]357</sup>写了一枝临水凋零的杏花;也有偶然遇到的,如《荆棘中杏花》中写“何年丹杏此留种,小红濺濺争春华。野人惯见谩不省,独有诗客来咨嗟”<sup>[3]370</sup>,不知何时在这里种

下的杏花,现在竞相开放,似乎在争夺春天的喜爱。但世人并不懂得欣赏,只有诗客前来探寻,这不被欣赏的美景使得诗人颇有一丝遗憾。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咏杏诗大多都是出于欣赏、喜爱的态度来描写自然界客观存在的杏花,即枝头上的杏花。

## 2 造理想之境:从枝头到“杏园”

天兴元年(1232),蒙古将领速不台围金朝汴京,汴京粮食援绝,不久哀宗出逃;天兴二年(1233),元好问四十四岁,这一年崔立作乱,以汴城降蒙古,擢元好问为左右司员外郎,还发生了倍受后人争议的“甘露碑事件”。城降后,元挈家随众北渡,羁管聊城。天兴三年(1234)乙酉,“传位于东面元帅承麟,承麟即皇帝位。百官称贺,礼毕即出悍敌,而南面已立宋帜。俄顷,四面呼声震天地。南面守者弃门,大军入,与城中军巷战,城中军不能制。帝自谥于幽兰轩。末帝退保子城,闻帝崩,率群臣入哭,谥曰哀宗。哭奠未毕,城溃,末帝为乱兵所害,金亡。”<sup>[4]</sup>史书中的材料明确记载了金亡的经过,金亡对于元好问来说则意味着人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他的身份和生活处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他对杏花的感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时期涉及到“杏花”意象的诗为数不少,不妨将这些诗进行分类说明以窥其貌。

第一种是以“杏园春”的意象出现,来看这一首《跋酒门限邵和卿醉归图》:

绍翁头白甫三十,高吟大醉无虚日。

风流若似靖南湖,每恨闻名不相识。

太平村落自由身,童稚扶携意更真。

醉归图上见颜色,喜溢眉宇犹津津。

好著蹇驴驼我去,与君同醉杏园春。<sup>[3]821</sup>

这首诗系于元好问四十六岁所作,整首诗基调欢快。前三联具体介绍醉归图的主人绍和卿,刚年过三十便已白头,每日高吟大醉。其风流之貌颇似友人靖南湖,便为自己只能听说而不能结识而感到十分遗憾。居住的村落太平且有童稚扶携,既自在又安定。第四联进行总结,透过图画都能感受得到他的喜气满溢。最后一联是作者由此发出的感叹:希望能有蹇驴驼我前去与君同饮,共醉于杏园春之中。看似这是一首题画诗,但这图画中的场景却正是作者如今生活状态的一种反面,或者说是正是诗人此时无法企及的一种理想状态。“风流”“太平村落”

“自由身”“喜溢眉宇”这都是目前作者生活状态的反义词。而这首诗正是作者描绘出来的一个桃花源,正是他自己想成为画中的那位绍翁。想逃离现实去这桃花源之中,去与绍翁一同陶醉在这杏园春之中。

遗山喜酒,他在《续阳平十爱》(其一)中这样说“我爱阳平酒,兵厨酿法新。百金难着价,一盎即醺人。色笑榴华重,香兼竹叶醇。为君留故事,唤作杏园春。”<sup>[3]811</sup>如此美酒,岂能不分享给朋友?那么暂且将它起名作“杏园春”吧,等来日再与朋友共享这美酒的故事。

李光廷在《广元遗山年谱》中说元遗山“四十六岁时所作之诗皆哀怨之音,自是北渡后所作”<sup>[6]</sup>。这一时期的诗作中确实有此倾向,如“惨惨悲去国,郁郁赋《卜居》”<sup>[3]812</sup>“家亡国破此身留,留滞聊城又过秋”<sup>[3]592</sup>“重来未必春风在,更为梨花住少时”<sup>[3]548</sup>等都频频流露出自己的悲戚无力之感。

但这几首与“杏园春”有关的诗却丝毫没有哀怨之感。以春名酒是常识,但元好问在春之前加上定语“杏园”,这既使得醉酒的地方有了实指性,也使得这美酒有了实指性,而这正是他逃离现实的理想之境。

其次,这个时期“杏园”还作为一种人为设置的界限,为遗山将往昔与现在隔离开来,他常将杏园内外之境况进行对比,抒发今时不同往日之感慨。比如,《聊城寒食》中写“城外杏园人去尽,煮茶声里独支颐”<sup>[3]587</sup>。这里的“杏园人去尽”或许指现实中的杏园游人已离去,往日熙熙攘攘的杏园现已变为安静之地。如果结合诗人此时的境况再进一步理解的话,这一年元好问寓居聊城,金国刚刚灭亡,且壬辰年知己纷纷去世<sup>①</sup>。这时写杏园人去尽则暗含着不同于以往的繁华热闹,如今独自深陷于孤独寂寥之境况,家国不再,友人逝去,自己的生活状态就好似那寂寥的杏园。另一处将“杏园”内外视为往昔与现在进行对比之意更为明显。即《自赵庄归冠氏二首》(其一):

春华澹澹晓寒轻,野草摇风半白青。

谁识杏花墙外客,旧家曾近丽川亭。<sup>[3]612</sup>

这首诗作于元好问四十七岁,这一年仍居冠氏。一二两句实写天气状况,春风吹拂伴有丝丝凉意。三四句则抒发自己的感慨,如今作为囚官寓居在此,又有谁认识这“杏花墙”外之人呢?末句提到的“丽川亭”应是在汴京。元宣宗兴定四年庚辰元遗山曾作《西园》诗道“丽川亭上看年芳,更为清歌尽此觞。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须作赋拟《阿房》”<sup>[3]239</sup>。是年金主迁都汴京。先生于八月赴汴京试,游西园。缪钺在《元遗山年谱汇纂》中说“西园在汴京,盖宋徽宗营构,因此而感宋事。盖是时金室南渡,国势衰微,先生已预忧其将踏北宋之覆辙,故触物兴感,隐约其词”<sup>[6]</sup>。这时先生又回忆起往事,一方面感慨国家确如当时所忧而零落;另一方面则感慨于自己已非往昔,如今却只落得个囚徒寓居的下场。

除此之外,杏花对于元好问来说还是一种感情的纽带。四十九岁时,他意欲离开冠氏返回家乡,离别时作《别冠氏诸人》说“东舍茶浑酒味新,西城红艳杏园春”<sup>[3]736</sup>,离别之时他留连的是东边的美酒和西边艳丽的杏园。在回忆时,他想到的也是杏花,《奉洲子京禅师见赠之什三首》(其二)说“旧游重忆故人诗,一点青丝两鬓丝。不似戒坛明月夜,杏花香里唱歌时”<sup>[3]1028</sup>。这里的“故事”指的是往年在嵩山,陪冯内翰、雷御史游戒坛之事。如今重游故地便引起回忆,想起当年在杏花香里唱歌的场景,颇为感慨。可见,杏花对于元好问来说是他与故地或者往事建立回忆的情感纽带。

综上,这一时期的杏花对于元好问来说,不再是枝头美景,元好问在他的诗中,人为构建出一个逃离现实的“桃花源”。在这里,他可以与朋友畅饮同醉,也可以在杏花之时唱歌。哪怕只能享受这作诗时的片刻欢愉。

### 3 书陪伴之物:从“杏园”到“铜瓶”

从五十岁归家之后,是元好问生活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杏花象征意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遗山经历了两年“壬辰之围”、故国灭亡而蒙古国建立,携家人颠沛流离,友朋离世等人事变迁之后,这时他已

① 《聊城寒食》作于天兴三年,在这几年间,元好问人生三大知己相继离世。辛愿卒于正大末,李汾卒于天兴元年,李献甫卒于天兴三年蔡州之难中。他在《蘧然子墓碣铭》中说“天下爱予者三人,李汾长源、辛愿敬之、李献甫钦用”,可见遗山此时之悲痛。此外,赵秉文也于天兴三年卒,赵秉文在金末以高名重望主持文坛,元好问南渡之后即以诗文为赵秉文所赏拔,对元好问有知遇之恩。赵秉文卒后,元为之撰《墓铭》,次年纬日作诗以示其眷念之情。

经携家返回家乡秀容,归家之后的元好问便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对于对自然景物的欣赏与把玩之上了。这个阶段在有关杏花的诗中开始出现“铜瓶杏花”的意象。

瓶中插花的风气在宋代开始兴起,这时插花既是宋人的雅趣之一,也是寻常人家的乐事之一。宋代人的文字中有很多对于“瓶中插花”现象的描述。苏轼的《格物粗谈·培养》中说“牡丹、芍药、栀子、并刮去皮,火烧以盐擦,插花瓶中加水养之”<sup>[6]</sup>,这说明插花养殖是为了使花的存活时间更为长久;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sup>[7]</sup>,这说明受插花这一风尚影响的群体之广泛。宋代文人中对于瓶中插花的吟咏诗作亦有不少,如杨万里的《瓶中梅花长句》、范成大的《再题瓶中梅花》、黄公度的《对瓶花独酌》等。有文章统计过,宋代诗词中大约有将近200首涉及到“瓶中插花”现象的作品,其中涉及到的北宋作者有10人,南宋作者多达60人<sup>①</sup>。这都说明插花这一风气在宋朝是很受欢迎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化的审美娱乐活动。

南宋与金朝长期对峙存在,此外,金朝占领北宋都城汴京后,北宋的社会文化在长期影响金朝。而且元好问也长期居于河南一带,那么元好问受插花风气的影响则也属自然之事了。

元遗山作《赋瓶中杂花七首》,首次提出“铜瓶杏花”这一概念。七首写了好几种插在瓶中的花,有丁香,有桃花,还有海棠等。这时可能是元好问受到插画风气的影响而进行的大众审美活动。

第二次写到瓶中的杏花是在《癸卯岁杏花》中,“南山景气暖,杏花见红梅。读书山前二月尾,向阳杏花全未开。”<sup>[3]918</sup>前四句是将南山和读书山的杏花开放情况进行对比,因为南山的天气暖和,所以杏花在开放之时梅花还没有完全凋落。梅花的花期一般是二月到三月,回到读书山的情况是到二月底末尾向阳的杏花还没有开放。接下来两联描写因为这开放的推迟导致爱花之人内心对于渴望开花的焦灼:“待开竟不开,怕寒贪睡嗔人催。爱花被花恼不彻,

一日绕树空千回”<sup>[3]918</sup>。这两联语气颇为轻快,说杏花不开是因为怕寒贪睡,但爱花之人不会对花生气,最后“一日绕树空千回”<sup>[3]918</sup>一句便将这爱花之人的焦灼之态跃然纸上了,且其中又夹杂着对于花的怜惜。那这迟迟不开花的结果是什么呢?“更教古铜瓶子无一枝,绿阴青子长相思。”<sup>[3]918</sup>因为杏花尚未开放,故铜瓶中空无一物,惹得这绿阴青子也甚是思念了。整首诗以杏花迟迟不开开篇,用轻松的口吻表现出诗人对于杏花的怜惜与喜爱,希望杏花快快开放,以便将这美好保存在铜瓶之中。

“铜瓶杏花”的意象最后一次出现在元好问的诗中是在蒙古宪宗二年壬子岁,这一年遗山六十三岁,已进暮年,写下这首《寒食》:

上苑春风盛物华,天津云锦赤城霞。

轻舟矮马追随远,翠幕青旗笑语哗。

化国楼台隔瀛海,吴儿洲渚记仙家。

山斋此日肠堪断,寂寞铜瓶对杏花。<sup>[3]1177</sup>

整首诗分为两个部分。前六句尽写美好之物,首联和颔联描绘了美好的人间,有“上苑”、有“赤城霞”;有“轻舟”,有“矮马”,在这青旗翠幕之中笑声喧哗。颈联则更进一步,描绘了美好的仙境,有隔着瀛海的楼台,还有水中的仙家。尾联笔锋一转,极尽美好事物后再看看今日这寂寥的山斋之中,只有寂寞的铜瓶里的杏花聊以为伴。前一对比,便将这仅有的陪伴即铜瓶中的杏花的价值更为突出了。

由此,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元好问对于“铜瓶杏花”的感受过程。刚开始也许只是出于对于美好之物的欣赏与保存,到后来《寒食》诗,铜瓶中的杏花则作为一种精神陪伴的物质性存在得到了突出。元好问在描写杏花的过程中实现了由娱物到娱心的转变。

#### 4 宋诗对于元好问创作的影响

前代诗人中也有对于杏花的描写以及用杏花来抒情的诗作,庾信、白居易、张籍、司空图、孟郊等都有相关诗作。其中司空图诗作较多,有《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故乡杏花》等。通过主题相近

① 杨帅的学位论文《宋诗中的“瓶中插花”现象研究》(西南大学2018年)对于宋诗中对于“瓶中插花”这一现象的诗作数量和涉及到的诗人数量作了统计,得出上文中的结论。除此之外,他还统计了宋代插花用的花器,包括铜瓶、瓷瓶、竹筒等五花八门;此外还有瓶中所插的花也是种类繁多,有梅花、菊花、荷花等,多不胜数。

的诗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创作风格的不同。接下来即以司空图的杏花诗为代表进行说明。

《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描写杏花,其中大多是借杏花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比较第九首中“莫算明年人在否,不知花得更开无。”<sup>[8]7276</sup>抒发了自己对于人生无常且不可控制的无奈之感;还有“犹看腾踏少年场”<sup>[8]7276</sup>看到繁花盛开而希望能大展宏图之志,“浮世荣枯总不知,且忧花阵被风欺。”<sup>[8]7276</sup>由杏花被风吹落而想到浮世荣枯有时、世事无常之感等。在这十九首中,诗人运用了“麒麟阁”“李夫人”等典故,表达了自己由看到杏花而抒发的各种感情。

此外,司空图还有一首《故乡杏花》:“寄花寄酒喜新开,左把花枝右把杯。欲问花枝与杯酒,故人何得不同来。”<sup>[8]7260</sup>诗人看到故乡的杏花刚刚盛开,颇为欢乐,于是一边饮酒一边赏花,这时不禁向手中的花与酒提问,故人此时身在何处?为何没有同来饮酒赏花?元好问也有类似忆故人的诗,比如《奉洲子京禅师见赠之什三首》(其二),但他这样写“旧游重忆故人诗,一点青灯两鬓丝。不似戒坛明月夜,杏花香里唱歌时。”<sup>[3]1028</sup>这是诗人重游旧地而想起曾经与故人同游戒坛,在杏花盛开时节一同唱歌等欢快之事。同是思念故人,元好问想到的则是与故人一起唱歌的生活情景。

通过对比就可以发现同样是以杏花为主体,司空图的重心在于借杏花以抒情,而元好问则在抒情的同时兼顾杏花姿态之美以及可供观赏的实用价值等。可见元好问的写作是受到了宋诗日常化、生活化等特点的影响。

元好问创作日常化的另一个表现还在于他会在题目中交代时间、地点等具体信息。以本文中所论述的对于杏花意象的描写为例,有在题目中说明地点的,如《梁县道中》《纪子正杏园燕集》《冠氏赵庄赋杏花四首》等;也有交代日期的,如《癸卯岁杏花》《甲辰三月旦日以后杂诗》等;还有一些同题作品则在自注中标明时间、地点以区分的,如《杏花二首》题下自注曰“庚子岁,南庵赋”<sup>[3]858</sup>。元好问创作

了数量不少的杏花诗,这些关键信息天然为这些诗作了区分,且知晓了创作的地点和日期,有利于我们结合诗人当时的生活状态来进行对诗歌的理解与解读,而这种有记录意识的创作也正是宋诗日常化的一个重要体现<sup>①</sup>。

元好问作为在金代文坛中的活跃人物,并且早已汉化,比如他的远祖元结在唐代是与杜甫并称的,他在创作受到北宋的影响也属自然之事,包括上文所论述的受到宋诗创作日常化的影响。元好问自己十分好学,且家中藏书众多,他在《故物谱》中写道:“予家所藏书,宋元祐以前物也”<sup>[9]</sup>,这说明元好问有条件研习各朝的文化典籍。且他对于北宋文坛中苏轼极为推崇,选其诗作《东坡诗雅》,说明元好问对于宋诗是有所研究才能有所推崇。现在一般认为元好问是主张学唐的,刘祁在《归潜志》中“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但之。……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sup>[10]</sup>但主张学唐并不意味着抑宋,元好问是有选择的学习唐诗和宋诗的长处,学唐风雅与作诗时受到宋诗日常化的影响两者也并不冲突。

## 5 结语

宇文所安在《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一书中阐述了“特性与独占”的问题。他说“强调占有的无常,表示只能通过爱惜和欣赏来占有一个地方,或者,也许只有通过文本中描写这种爱惜和欣赏,这个地方才能被真正占有。只有在中唐我们才会遭遇这样一种新观念”<sup>②</sup>。

这个现象用来解释元好问与杏花也是行得通的。随着人生环境的变化,他在面对杏花时的创作心态也在发生变化,需要表达、释放的感情也在变化,那么杏花这一媒介的象征意义就在不断变化。从枝头之上到“杏园”之中是一步升华,将杏花、杏园抽象化,不再是美好的个体,而是象征着美好的地方,是一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思维建构出来的桃花

① 马东瑶《论宋代的日记体诗》一文中从记录意识、时间意识等各方面论述了宋代的日记体诗,并指出日记体诗对于促成宋诗的日常化特色有着重要的作用。

② 宇文所安在《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中,对于这个问题的阐释上列举了白居易在《游云居寺赠穆三十六地主》中以“爱山人”的名义夺走了穆地主的土地;以及柳宗元通过文本在话语层面上完成了他对于钴鉞丘的“拥有”等例子来说明。

源。再从“杏园”到铜瓶之中,则是又一步升华,又将杏花具体化,搬到案头书桌之上便成为他眼前便可以欣赏得到的美好,这时杏花除了审美作用外,还发挥了陪伴的作用,元好问在杏花之中赋予的感情更为浓厚了。

这正是元好问在文本一步步表达对杏花的爱惜和欣赏的同时,将它置于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生活场景中,这其实是“占有”的过程。宇文所安还提到“这里的所有权,是指一种远远超越了拥有某物以便实际使用的快感,这和具有特性的个人风格密切相关”<sup>[11]</sup>。元好问自己虽然并未明确提出过对于杏花的占有,但他在通过这一媒介传递感情的过程中,杏花这一意象被打上了他的烙印,与他的特性紧密相关了,那么这正是“占有”的意义所在。

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背景能够更为准确地理解杏花在元好问诗歌中的意义,这既能理解元好问本人的诗歌思想,也能够丰富我们对于诗歌系统中审美意象的认识与体悟。而这体现出来的宋诗对于元好问乃至金朝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则有利于我们了解文学史发展的脉络。

参考文献:

- [1] 施国祁. 元遗山诗集笺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188.
- [2] 元好问. 续夷坚志: 3卷[M]. 常振国,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6: 57.
- [3] 元好问.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M]. 狄宝心,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18.
- [4] 脱脱, 等. 金史: 18卷[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5: 402.
- [5] 李光廷. 广元遗山年谱[M]. 清同治刻本.
- [6] 缪钺. 元遗山年谱汇纂[DB/OL]. [http://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198423075/&dt\\_dapp=1](http://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198423075/&dt_dapp=1).
- [7] 苏轼.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附录九[M]. 李之亮, 笺注.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529.
- [8]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 75卷[M]. 李逸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1: 1101.
- [9] 彭定求, 沈三曾, 杨中讷, 等. 全唐诗: 634卷[M]. 7267.
- [10] 刘祁. 归潜志: 8卷[M]. 崔文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3: 80.
- [11] 宇文所安.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 中唐文学文化论集[M]. 陈引驰, 陈磊,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28.

## Yuan Haowen's Possession of the Apricot Flower Imagery

LIU Hongy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Yuan Haowen gave Apricot Flower rich symbolic meaning and unique aesthetic value in a large number of creations. For Yuan Hao, the apricot blossoms are the beauty on the branches; the apricot garden is an ideal place to escape from reality; the apricot blossoms in copper vase are the companions of his later lif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three levels of connotation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life experience of the poet to realize it. While the image of Apricot Flower carries the poet's feelings, the poet also achieves the possession of the image of Apricot Flower.

**Key words:** Yuan Haowen; apricot blossom; image; possession

(编辑: 周 颖)